

少儿历史传奇故事丛书

宫廷政变故事

主编 尚永亮 杨贵

陕西旅游出版社

shaerlishichuanqigushicongshu

gongtingzhengbianqushi

《少儿历史传奇故事》丛书

宫廷政变故事

苑秀丽 清 源 编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宫廷政变故事

苑秀丽 清 原 编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空军工程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375 印张 110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418-0753-2/K·81

定 价: 3.50 元

总 序

这是一套面向广大少年儿童的通俗读物。它根据少年儿童的特点，将历史上最引人注目、趣味性强的人物、事件和传奇故事分类编排，选取了“用谋斗智”、“行间用谋”、“复仇雪恨”、“游侠刺客”、“宫廷政变”、“睿官断案”、“亡国之君”、“英雄豪杰”、“著名战争”等九类近三百个故事，每类单独成册，每一则故事单独成篇，长短适中，通俗易懂，难字难词均有注音和必要的解释，并配有插图，以便于少年儿童的阅读和观赏。

在丛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既有历史的认识意义，又有文学的审美情趣，使少年读者一册在手，即可洞览同类事件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神游其中，则能在扩充知识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当然，由于故事内容的限制和作者兴趣爱好的不同，丛书各册在事件选取和写作风格上也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或偏重于历史真实，或偏重于人物传奇，或行文轻盈流畅，或笔墨稳实厚重。所有这些，都希望读者在阅读时加以注意，并能及时提出宝贵意见。

我们热爱少年儿童，希望他们能在好书的陪伴下茁壮成长。值此丛书出版之际，我们怀着兴奋与不安的心情，向广大少年朋友问好，愿这套丛书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喜爱。

编 者

公元一九九二年九月于长安

目 录

庆父乱鲁.....	(1)
重耳归晋	(11)
崔杼弑庄公	(20)
楚平王杀兄	(27)
公子光自立	(35)
赵高擅权	(41)
吕后临朝	(49)
王莽代汉	(58)
董卓入京	(66)
司马懿夺权	(74)
玄武门之变	(82)
武周革命	(91)
李隆基诛韦氏.....	(101)
甘露事变.....	(109)
陈桥驿兵变.....	(117)
史弥远易储.....	(125)
元武宗之立.....	(133)
天历之变.....	(141)
靖难之变.....	(150)
戊戌政变.....	(158)

庆父乱鲁

鲁庄公是一个体察民情的国君。为了得到老百姓的真实情况，他修了许多高台，遍布全国各地，站在高台上，能看到方圆好几里地。在这众多的高台中，有一个格外醒目，台身和台柱都是大红色，台四周是郁郁葱葱的松柏，红绿互映，相得益彰。更引人注目的是，高台正上方有一块横匾，上面刻着三个金黄的大字——姻缘台。如果你从高台正面拾级而上，一抬头，就恰好看到这三个大字，你肯定会想，为什么要叫“姻缘台”呢？说起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还很年轻的鲁庄公站在这个高台上，看到四周的老百姓都安居乐业，心情很舒畅。看着看着，他就隐约听到女孩子的嬉笑声，顺声音望去，只见不远处的一座高墙府院内有个女孩子正在打秋千，看样子有十四五岁，粉色的衣裙随风飘动，那嬉(xi)笑声清脆悦耳，娇而不媚，鲁庄公油然而产生出一种怜爱之情。他问随从：“那是谁家府院？”有人告诉他：“是党氏大夫家。”鲁庄公想了想，走下高台，信步来到那座府院前，推开门，走了进去。院中的女孩见有生人来，有些害羞，忙跳下秋千，拉起旁边的小丫头就往后院走，眼看就要拐进去时，却猛然停住了，一回头，正好与庄公打了个照面。只见这女孩粉面桃腮(sāi)，二目顾盼含羞，勾人心魂，看到庄公痴痴的神情，与丫头对视一笑，跑了进去。庄公心里一动：“好一个尤物！”这时党氏大夫出来了，一见是庄公驾到，忙把他请进了客厅。君臣礼毕，庄公就急急地问：“不知刚才打秋千的女子是谁？”大夫回答：“是我家女儿孟女”。庄公恳切地说。“我想娶孟女为夫



人，请大夫答应。”党氏大夫一惊，忙说：“能高攀大王，自然是我们家族的荣幸。只是……”他担心庄公想娶孟女只是一时的兴趣，但这话又不好出口，庄公看出来，他站起身，“嘶啦”一声撕掉了衣服左边的袖子，拔出随身匕首，“噌”地在左臂上划了一条口子，鲜血淌了下来，庄公说：“我在此地割臂盟誓，今生今世永远爱护孟女”。党氏大夫赶紧双膝跪倒：“愿让小女终身侍奉大王”。

鲁庄公如愿以偿，娶了孟女做夫人。两人相亲相爱，不久孟女就为庄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斑。庄公很高兴，派人把第一次看到孟女时的高台修整了一番，还亲笔书写了三个大字“姻缘台”，就是现在的这座高台。

如今，斑已长成少年，出落得眉清目秀，而且射一手好箭。庄公还跟以前一样，总是站在高台上察看民情。这一天，他带着儿子斑来到“姻缘台”上，向远处眺望了一阵，他忽然发现斑在出神地看着什么，顺着儿子的眼神望去，只见高台下一位小巧玲珑的少女正扑蝶戏耍。他故意逗斑：“你在看什么呀？”斑回过神来，一手扯着庄公的衣袖，一手指着那少女说：“父王，我想让她陪我玩。”庄公心里一怔：难道这“姻缘台”真有神灵保佑吗？他又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孟女。于是他转过身去问了问身边的随从，对斑说：“那是梁氏大夫家的女儿，你如果喜欢她，过几天父王就给你娶回去，让她天天陪你玩。”斑很高兴。

过了三天，公子斑亲自带着订婚礼来到梁家。梁氏大夫很高兴，双方就协定吉日完婚。临走时，斑有些难为情地问：“我可以见一见您女儿吗？”大夫笑着说：“好，她在后院，我马上让人去叫。”斑站起来，说：“不必了，我自己去。”梁氏大夫就随同斑出了客厅，向后院走去。还没走到。就听见后

院似乎有说笑声，侧耳凝神，就听一女子嬉笑着说：“你不进来，我怎么能看到你呢？”又听见一男子的声音：“我不敢从前门进呀！”梁氏大夫和斑都很惊讶，紧走几步，就见梁女正站在墙边，仰着头冲墙外说话，一见父亲来了，梁女又羞又怕。梁氏大夫三步两步走过去，一把抓住她，说道：“贱人！”“啪”地一个耳光，接着，又揪起她的头发，把她提到斑的面前，喝道：“跪下！”这一打一吓，梁女已瘫在了地上。斑直气得长嚎一声，脸涨得通红通红。

墙外的男子知道事情不妙，正准备走，就见几个随从模样的人翻墙而过，他拔腿就跑，早有兩個随从一左一右，上前拧住了他。不料这男子力大无穷，他双膀使劲，竟同时举起了这两个人，转了几圈，“啪”地一声把两人扔出有一丈多远。后面的随从一看全都傻了眼，眼看那人就要跑掉了，正好公子斑赶到，他拉开弓，“嗖”地一声射中那人的大腿，那人趑趄趑趄又跑了几步，“扑通”栽倒在地，几个随从才蜂拥而上，把他五花大绑起来。

庄公正在屋里想着给斑娶妇的事，忽听门外吵吵嚷嚷，他推门走出来，就见公子斑带着几个随从从外面走进，中间还有一个浑身是血，一走一拐的男子被绑着，斑指着一根粗大的柱子，说：“把他绑在这儿，给我狠狠地打！”

庄公怕斑仗势欺人，就把斑叫进来，严肃地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人是谁？”斑就把他如何去梁家送订礼，如何见到梁女，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末了，斑仍带着怒气说：“我已经派人打听了，外面这个家伙叫牟（luò），原是保镖，人们只知道他功夫很好，后来却不知为什么被主人赶了出来，就做了看马的。”庄公听完后望着窗外想了好半天，才对斑说：“这种人如能为你所用，就是一条好汉；如果跟你结了怨仇，

也是莫大的祸患。”斑不解，问：“父王的意思是……”庄公一字一句地说道：“干脆杀了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姜还是老的辣”斑狠了狠心，说：“好！”

遗憾的是，斑没有立即动手，他要等到第二天当梁女的面杀莘。就在这天晚上，谁都没有料到，遍体鳞伤的莘竟挣脱绳索，掐死看他的人，跑掉了。第二天当公子斑来到这时，只剩下断绳和一具尸体，斑赶紧带人去追，哪里还有莘的影子。

庄公听说这事后，大吃一惊，他隐隐约约地就有一种不祥之感。

过了一年，庄公生了病，卧床不起，他就考虑起接班人问题了。他的第一位夫人没有儿子，所以他没有嫡(di)传的子嗣。他还有两位夫人：哀姜、叔姜，这是姐妹俩。庄公最喜欢的是孟女，就想立孟女的儿子斑，但是庄公有三个弟弟：庆父、叔牙和季友。他怕这三个弟弟反对他这么做。

一日，庄公正心烦意乱，二弟叔牙来看他了。谈话间庄公就试探地问：“二弟呀，大哥这病怕是好不了啦，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看立谁为王好呢？”叔牙在兄弟四个中最憨厚，心又直，有啥说啥，这会儿听庄公这么问他，就毫不犹豫地回答：“大哥，这还有什么说的呢？父死子继，兄死弟及，这是鲁国的常事，您没有嫡嗣，就可以让庆父继位嘛！”

叔牙走后，庄公多日闷闷不乐。适逢三弟季友来看他，庄公就想：叔牙想立庆父，我再看看季友的态度。”于是，他问季友：“三弟，你看日后立谁为国君好呢？”

别看季友的年纪最小，但人很聪明，又有主见，这会儿想了想，说：“我看可以立公子斑嘛！”庄公一听心中大喜，可又为难地说：“前几天我问叔牙，他想让庆父继位。”“庆父？”

季友一听庆父，脸上就变了颜色，急急地说：“这可使不得。”庄公觉得不对劲，追问：“怎么了？你听说什么了？”季友欲言又止，最后吞吞吐吐地说：“没，没什么。不过大王如果想立公子斑，我就是死也要让他顺利继位。”庄公很感动，在病床上伸出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季友，说：“三弟，那我就托付给你了。只是叔牙……”季友沉吟片刻，就：“我想办法吧！”

看庄公回来，季友显得有些烦躁。刚才庄公提到了庆父，又让季友想起了前段时间的一件事。

那天晚上，季友去朋友家喝酒，很晚才回来，他想吹吹风，就独自坐到了花园里。坐着坐着，就见一个人鬼头鬼脑地走来，走近了，季友才看清是庆父。这庆父长着一双三角眼，配一对细长眉，尖嘴猴腮，显得很滑头。确实，他虽然没有什么正经本事，鬼点子却很多。这会儿季友就觉得有点奇怪，深更半夜，他会去哪儿呢？季友就悄悄地跟上了，三拐两绕，这庆父竟来到了哀姜的门前。季友心一沉：不好，出事了。就见庆父伸出手来“噹、噹”轻轻地敲了三下门，“吱扭”！一个小丫头开了门，庆父侧身进去，四下里望了望，又赶紧闭紧了门，季友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把耳朵贴在窗根，就听哀姜娇声娇气地说：“怎么今天这么晚才来？”庆父说：“哎哟，心肝儿，我倒愿意时时陪着你……”

季友听到这里，肺都快气炸了，他一伸手按住了剑柄，就想闯进去宰了这对狗男女，就在这一刹那，他又想得多了：“庆父是自己的二哥，哀姜又是自己的嫂嫂，张扬出去，对谁有好处呢？况且庄公身体又不好，他能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吗？”季友前思后想了好半天，轻轻叹了一口气，走开了。

刚才庄公一提庆父，季友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但看看日渐憔悴的庄公，季友又不忍心再刺激他，就把到了嘴边的话

咽了回去。但无论如何，决不能让庆父继位，季友决定说服叔牙。

到了晚上，季友约叔牙到家中饮酒。喝着酒，季友就又提起了继位的事。叔牙说：“大王没有嫡嗣，就应该是庆父继位，这还有什么说的呢？”季友想把实情告他，就问：“如果庆父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也能继位吗？”叔牙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跟继位有什么关系呢？他不好，是国家的不幸。”就这样，兄弟俩争论了大半夜，但无论如何，季友说服不了叔牙，这真让季友大失所望，他暗想：如果庄公去世，叔牙跟庆父联合起来，斑就很难继位了。为了大局，季友咬了咬牙，狠了狠心，端起早准备好的一杯酒对叔牙说：“这是一杯鸩（zhèn）酒（毒酒），你如果坚持自己的观点，就请喝了它。”稍微停顿了一下，季友又缓缓地说：“这是庄公的旨意。”一听这句话，叔牙倏地一惊，身体就不由自主地往起站，旁边早有两个人按住了他。季友又说：“你如果喝了它，你的儿子还可以做官，世世代代继承你的俸禄，不然，就要加罪于你们全家。”到了这个地步，叔牙仍不肯改变自己的主意，万般无奈，他双手端起酒杯，大叫一声：“庄公，大哥，您多保重！”一仰脖子，竟饮鸩而亡。鲁国封他的儿子为叔孙氏。

八月，庄公去世了。季友遵照庄公的遗嘱，立斑为国君。斑暂时住在了他舅父即党氏大夫家。

再说庆父，他本想立叔姜的儿子开，庄公去世后，季友竭力要立斑，又有庄公的遗嘱，庆父孤掌难鸣，也不好说什么，但现在斑刚被立起来，没有势力，又不在宫里，季友也松了一口气，庆父就想：“这时不下手，以后就更难下手了。得找个合适的人……”他三角眼转了几转，忽然想起了斑鞭打犖的事，他灵机一动：“对，就找他。”庆父赶紧派出手下

几十个人日夜打听莘的下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天后，莘被带到了庆父的眼前，庆父上下打量了他好几遍，心想：刺杀斑非此人莫属了。”他故意沉着脸问：“你还记得公子斑吗？”莘是条硬汉，提起公子斑，他很生气地说：“怎么不记得？上次白挨了他一箭。”庆父走近莘，指着他的胸膛，阴阳怪气地说：“一箭算什么？现在他当了国君，要你一条命就象辗死一只蚂蚁。”莘把脖子一梗：“哼，我不怕死！”庆父脸一变，大声喝彩：“好样的！但是”，他又放低了声音：“知道他要杀你，为什么不先杀了他呢？”莘还是感到吃惊：“你说什么？”庆父见时机成熟，叫仆人拿出了一口剑，拔剑出鞘，一道凛然的寒气腾空而起，庆父阴森森地对莘说：“这是宫中的宝物，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偷出来，或许对你有用。”接着两人便密谋起来。

这时新国君斑正住在党氏大夫家，他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潜在的危險。这天深夜，斑正睡得香甜，迷迷糊糊就听见窗外有动静，斑没有在意，翻了一下身继续睡，窗户“吱”地响了一下，“有人！”这个念头一闪，斑“腾”地就坐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就见一个黑衣蒙面人“呼”地从窗口窜了进来，斑急忙抽出护身剑，跳下床，喝问：“什么人？”话音未落，蒙面人已一剑刺来。门外的卫兵被惊醒了，“哐”地踢开门，几名卫兵手持短刀，逼向蒙面人。这蒙面人可不是一般的刺客，他一听有人，一个急转身，剑就已到了几个卫兵的眼前，接着，他一剑紧一剑，一招快一招，不一会儿，卫兵们就只有招架之力了。在一旁观看的两个小头目一看不行，互相使了个眼色，“哗啦啦”舞起了手中的钢索，就象接到命令一样，卫兵们“唰”地一下全都退下了，蒙面人一愣神，就这一瞬间，两条钢索如同怪蟒翻身般笔直地竖了起来，接着

便直朝蒙面人落下。再要躲，可就晚了，倾刻，蒙面人已被裹得紧紧的。这是两个小头目的看家本领。但是，钢索裹住了蒙面人，却没有裹住他拿剑的手，更重要的是，他手里拿的是一口削铁如泥的剑。那剑一挥之下，便化作一片绛红的光环，两条钢索铮然一声脆响，齐齐地断了！

斑想趁机逃跑，悄悄爬到了窗前，一只脚刚抬起，蒙面人顺势举起一个小头目，照着斑就砸了过来，斑急忙躲闪，哪知这是一个虚招，人后紧跟着几枚寸许长的银针，斑躲过了人，却被银针刺中咽喉。一声都没有喊出来，就栽倒在地。

庄公的预言不幸成为事实。

季友听到这个消息，气得一拳砸在桌上，心说：“大哥，我对不住你！”然后连夜逃到了陈国。庆父去了眼中钉，肉中刺，就立叔姜的儿子启为闵公。从此，庆父成了鲁国的大功臣，在宫内为所欲为，跟哀姜的关系也日渐密切。这样过了一年。到闵公二年，庆父又不满足了，想尝尝当国君的滋味，竟杀了傀儡（kǔi lěi）国君闵公。

鲁国有几位跟随庄公多年的大臣，早就对庆父不满，现在又见他明目张胆地杀了闵公，就联合起来准备治他的罪。季友知道闵公被害的消息后，也带着闵公的弟弟子申，悄悄回到了鲁国。

庆父感到了风吹草动，心里很不踏实。晚上睡了觉，总是梦见一个披头散发的鬼张牙舞爪地扑向他，一会儿是斑，一会儿是启，他有些后怕，又把三角眼转了几转，找了个借口跑到了莒国，想避避风头。

庆父一跑，季友就带着子申光明正大地进了宫中。兄死弟及，子申名正言顺地继了位，这就是厘公。厘公也是庄公的儿子。这下，哀姜也害怕了，跑到了邾国。

季友决心为公子斑报仇，就给莒国送去很多礼品，换回庆父，把他软禁起来。庆父还存在着幻想，转着三角眼对前来问罪的季友说：“我知道自己做错了，请你看在我们兄弟的情份上，允许我去别的国家谋生，我可以终生不再回到鲁国来。”季友挥袖离去，给他留下一把短刀。

不多时，庆父就听见鲁大夫奚斯哭着走来，到了庆父的门前，他知道奚斯是在为自己送终，他完全绝望了，不得已拿起那把短刀，自杀身亡。

当时齐桓公已经称霸，他听说哀姜与庆父私通，扰乱了鲁国的内政，就让邾国杀了她，并把尸体送回了鲁国，鲁厘公派人草草地葬了她。

至此，庆父给鲁国造成的混乱才总算平定下来。



重耳归晋

晋献公二十二年秋天的一天，阴雨绵绵，浓云低垂。公子重耳忧心忡忡(chōng)地望着屋外的薄雾，喃喃自语：“被逼出来已经整整一年了，父王何时才能清醒呢？”想起屈死的兄长申生，重耳又落下了眼泪。这时，跟随他多年的狐毛进来了，见此情景，赶紧劝慰：“公子，伤心又有什么用呢？来日方长……”重耳用手势打断了狐毛的话，叹道：“我也知道没用，可现在父王身边没有人辅佐，我身为人子，却不能在左右侍候，你说，我又能怎样呢？”

群臣二人正说着，就听外面一声大喊：“圣旨到！”重耳一惊，赶紧换上朝服，迎出大厅，献公的亲信宦官寺人披已双手捧着圣旨走了进来。重耳双膝跪倒：“罪臣重耳接旨。”寺人披高声朗读：“宜重耳进宫，如敢抗旨不遵，就地赐死。”重耳一听这话，立刻如五雷轰顶。他抬起头，呆呆地望着寺人披，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在一旁跪着的狐毛轻轻地推了他一把：“公子，公子……”重耳定了定神，这才“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好恶毒的驺(lì)姬呀！你害死太子申生，逼走我和夷吾，让我孤苦零丁守在薄城，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报，如今竟要赶尽杀绝！”重耳说到这里，气得都有些发狂了，他猛地站起来，指着皇宫的方向说：“你不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继君位吗？哼！我告诉你，有我重耳在，你别想得逞！”

在一旁站着的寺人披也知道重耳冤枉，这会儿看到他这个样子，心里也不好受，就说：“公子，我也很同情你，但圣命难违，你还是在这里自尽吧！”狐毛急中生智：“请容我摆

